



《道德经》载：“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老子以水比道，堪为神来之笔。水为生命之源，人类发展史也是逐水而居的历史。无数江河冲积出沃土，滋养了众生，孕育了文明。

每每驱车路过罗纹江，或见两岸灯火璀璨，或见堤坝青绿满目；或于潺湲水域畅享河鲜，或于川上日停驻流连，都想落笔写下一些文字，发出有关江河文明的一声喟叹。

风起罗纹现 千年水脉润古今

东桥诞生记

□梁开贵

古老的绵远河，流淌千年，从九顶山源头而下，一路汇集雪水溪涧，收纳骤雨湍流，到汉旺镇出口，流经绵竹、德阳，到广汉易家河坝与石亭江汇合称北河，在金堂赵镇三江（北河、中河、毗河）汇合而为沱江，全长134.4公里，古时为绵水、绵江，明、清时期称绵阳河，1940年，取绵远流长之意而改为绵远河。

清代，四川德阳县城东出城门外约半里路，有绵阳河，河东为去中江潼川之要道。东西向人流量比南北向人流量为大，却有江流北南，阻隔东西。河床宽处约800米，窄处约200米。

夏秋水盛，设船摆渡。洪水迅猛，渡船暂停。冬春水小，搭建板桥。

渡口两岸，官人百姓、骚客武将、行商大贾来自各地，待渡彼岸。这渡口叫东平渡。熙攘繁闹，拥挤无序，争相上船。偶有船翻落水，争渡者仍络绎不绝。年年如是，岁岁频仍。时人多以耽误行程又欠安全而深以为忧。

经观察，本地人赖任全，以为虽然河水泛滥，难以驾驭，但东城河口河床最窄，可以筑桥。踏桥过河，要道畅通，安全快捷。于是相约同见者王德元、刘元春、卓现莲，带头为筑桥捐款，得捐钱四千缗（一千文铜钱穿一串叫一缗）。消息传开，捐者接踵而至，自愿出工者众。

于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二月，始聚集工匠，去远山采大石、伐巨柏，倾人力，克险难，运输于河边。每天几百人劳作，凿石声，掘坑声，吆喝声，声声悦耳；雕刻匠，泥水匠，造桥匠，工匠称雄。

次年桥成。计桥有四十九洞，长百余寻（古时一寻等于八尺），宽一丈，高二尺。

桥上两侧立石栏，石栏石板上雕刻花鸟走兽、戏曲人物等图案。桥面石板下桥墩上架巨柏二百六十株为梁。

桥墩处掘坑深丈余，植砾木、椿木木桩若干于沙石下，既而筑石桥墩。木桩可起到类似于混凝土中钢筋的作用，还有辅助沙石承受桥墩之能。砾木、椿木都是优质木材，质地坚硬，具有良好的防水性能和防腐效果，椿木还可用于修建游艇。古人的智慧，筑桥的技巧，可见一斑。

桥底沙石面上铺石板，石板相连，宽三丈六尺，比桥面宽二丈六尺，长与桥齐。宽而长的石板，洪水冲不动，巨浪掀不倒，石板下沙石不会被洪水冲刷而危及桥墩。

建通澜亭（后称观音楼）于桥中央，桥东建叠翠楼，桥西建流霞楼，均为二楼。

两岸筑石堤三十丈，仍在石堤底植以砾木、椿木木桩。

桥南侧石板边缘向下直落到沙石上，形成一宽而短的小瀑布，几时常见鱼儿溯流急上，冲向石板，百折不停。

费时一年余，筑桥共费金钱二万余缗。是当时当代少见的木石大桥，是民间集资民间修筑的为民众造福百年的高质量大桥，誉为“邑中津梁之冠”。

因桥筑于城东而名东桥。又桥筑于东平渡，故名东平桥。

百年狂风激浪，独立东西之冲。东桥的继任是东风大桥。1971年东桥功成身退，拆旧建新，1972年建成东风大桥。德阳市成立后，1991年把东风大桥南侧加宽，名凯江路大桥。

（作者注：本文主要参考资料为《德阳县志》）。

1 两水交汇成罗纹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黄河自巴颜喀拉山脉北麓的约古宗列盆地涌出，不舍昼夜，纵贯华夏。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长江千折百迴，越山破岳，孕育了巴蜀、荆楚、吴越三种文化类型，滋养千年。

从德阳市区到罗江再往黄鹿方向，一路有绵远河、罗纹江、黄水河、百里渠等天然或人工水系。相较于远山深丘的曲折萧瑟，沿岸灌区都是通达富庶之地。由此可得出简单的结论：水润城兴，水枯城衰，不管大小，无论古今。

于是翻阅典籍，查看资料，追寻罗纹江的缘起变迁。遥想大禹治水、李冰筑堰，他们守护的文明，如滔滔江水源源不断、绵绵不绝。近看美丽罗江，水润毓秀，文

脉赓续，是三国故地、诗歌之乡。嘉庆二十年（公元1815年）《罗江县志》载：“两水相叠成罗纹，县因以为名。”所谓“两水”，即沔水、澧水，“叠”，意为叠迫、收缩，“罗”是一种轻软且有稀孔的丝织品。沔水、澧水在县城以北交汇，微风拂时，泛起丝丝柔滑的微波，故此得名罗纹江，简称罗江。两水的交汇，碰撞出耀眼的罗江文明。

水文机构和化学家考证，澧水发源于绵竹与安县交界的横梁子东侧，自西北流向东南，跋涉约60公里后，在调元镇立石村进入罗江境内。沔水源头为安县、雕水境内的四条山溪，它们在秀水镇境内汇流成秀水河。再经安县塔水、清泉、宝林后，在鹤鹑寺进入调元镇，再曲折约12公里后在城北云盖山和澧水汇合，形成罗纹江这条意义非凡的水脉。



资料图片

3 见证太平廊桥的变迁

罗江的水脉，演绎着离合悲欢。

“波静罗纹细，偏宜夜月明”。如今矗立罗纹江上的太平廊桥，廊亭、阁楼、牌楼古香古色，与周边的潺湲亭水城、玉京文山融为一体，又相映成趣，形成罗江独特的地理标志，也是很多人钟爱的“打卡”地。殊不知，一座桥的建设史，也是一条河的治理史，更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为民史。

史载，清乾隆七年（公元1742年），罗江县令沈潜见东西两岸行旅往来仅靠小船在江面通过，且随时有船倾人丧的危险，便用自己的俸禄在东西两岸各建一个木码头，并买来一只大船以渡众生。清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邑人谢子忠、李作美等人力请县令叶鉴在东门集资建桥，很可惜桥墩初成便被洪水冲毁，耗资千两白银而无一功。

后罗江县令谢自泌、杨周冕先后筹资、使民力，重建桥梁。奈何洪水无情，桥梁先后于清乾隆二十八年（公元1763年）、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被冲毁。清嘉庆七年（公元1802年）六月初十，陈启泰到罗江任县令时，看到罗纹江两岸的人们依然用渡船过河，前县令建造的桥梁在江里只剩下桥墩，便召募工匠，聘请邑人姚国法为设计师，在罗纹江上重新建造“南北川陕必经之要桥”。历时三年，桥终于建好，“长五十四丈，高二丈六尺，阔二丈四尺，共十一洞”。当时恰逢平息了白莲教乱事，于是把新建好的桥命名为“太平桥”以此为念。自此太平桥历经风雨两百多年，依旧坚固如磐石，护佑着罗纹江两岸百姓。2006年，当地于太平桥上增建廊坊亭阁，改名太平廊桥。

文管所接村民报告，在凤凰大道基建工地发现一座船棺墓，经现场确认认为战国墓地。发掘工作一直进行到2012年4月，共发现战国至秦汉墓葬83座，出土器物260余件，取得了重要的考古发掘成果。这是四川发现的唯一一处遗址和船棺墓地共存的文化遗存，对研究巴蜀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仅就船棺葬俗和数量而言，罗纹江流域的古蜀人依江而居，繁衍生息，缔造着远古的传奇，就值得一书。

2 古蜀人依江而居

罗江的水脉，书写着璀璨历史。2009年，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时，四川省考古队对德阳市罗江县万安镇南塔村进行了考古发掘，出土了时代较早的夹砂陶片，确定为周家坝遗址。

2011年9月初，德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罗江县文物保护单位组织文物调查勘探队，在周家坝船棺墓地周边沿罗纹江流域两岸开展了调查勘探。

2011年12月28日晚，罗江县



资料图片



4 悠悠文脉绵延不绝

罗江的水脉，贯穿着傲人文脉。

“君子之所以见大水必观焉者，是何？”“夫水者，君子比德焉。”孔子与门生子贡的问答，体现着人因水而存在，因水而深刻的哲学命题。而将宗教巨擘、文化大家雕琢于江河崖壁，是人们记载历史的一种特别方式。在罗江，“文峰函海傲四字、塔笔飞虹锁双江”景致，可谓最好证明。

罗纹江左岸文峰双塔高高耸立，右岸“叔侄一门四进士、兄弟两院三翰林”的“文峰函海”四李巨型雕塑，目驻江流，阅尽沧桑，给江以人文遐思，赋水以灵秀意境。溯江而上至现调元镇，李调元和父亲李化楠所建醒园，在澧水河畔静静安卧。院内临江阁、坐花阁、大观台、洗墨池、半亩地、清溪草堂、木香亭等景致，或飞檐翘角，古意盎然；或绿竹翠羽，生机勃勃。多次与文朋诗友兴游之，都仿佛与先贤相伴，在澧水河濯足嬉戏，在鹤鹑寺读书玩耍。

最让后世叹惋的，是焚于战火的李调元万卷楼。万卷楼藏书十万卷，分经、史、子、集四十橱。李调元自赞：“我家有楼东山下，万卷与山齐嵯峨。”清嘉庆初，四川白莲教起事，各地警报频传，社会混乱。嘉庆五年（公元1800年），当李调元全家避乱成都时，万卷楼“忽被土贼所焚”。李调元归来后，但见平地瓦砾飞灰。他当时悲痛欲绝，“收灰焚瘞（埋葬）之”，并吟诗纪实：不使埋骨，偏教冢藏书。焚如秦政虐，庄似陆浑居。火人同宣谢，藜藿异石渠。不知竟烧我，留我待何如？云锦楼成灰，天红瓦刹坏；半生经手写，一旦遂成灰。荆棘从何检，尤枉漫逞才。读书无种子，一任化飞埃。（同治四年《罗江县志》卷三十五《外纪》）

万卷楼被焚后，李调元“意忽忽不乐”，终在清嘉庆七年（公元1802年）十二月悲痛万分地离开了人世。万卷楼被焚毁，是四川文化史上的重大损失。每每读到此处，都企图拿起历史的针脚，细细缝补罗纹江这个不可修复的巨大伤痕。此后，也曾回母校聆听嘉陵江的涛声，也曾赴蝴蝶泉欣赏异样的波光，但每每见到如绸缎般的罗纹江，都更加思绪万千，情人骨髓，几番落笔，不知所言。只得此一文并一现代诗，致意罗纹江。

沿罗纹江行进
目光止于沔水澧水
裂帛声破空而至
撕碎的锦袍沉在蜀汉的河底
大河决决，乡亲荷来
舀起苍鹰的倒影，马蹄声碎着
令旗翻飞，鼓声激越
那匹赤兔冲进梦想
割断壮士衣襟
言说：来生再把酒

李又健

本报记者 刘勋 整理

图片均为罗纹江美景，除署名外由李又健摄